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人向作祉》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一期

中道生活與人間佛教 ——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張家成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副教授

前言

星雲大師畢生弘傳人間佛教,如今大師雖然年逾九旬但仍著述不輟。大師每一部佛學著作所述說的思想內涵,既有其一以貫之的基本思想——這一基本思想無疑就是「人間佛教」思想;同時,又各有其獨特的視角和特點。《佛法真義》(三冊)是星雲大師繼《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之後,最新出版的一部佛學著作。那麼《佛法真義》一書的獨特性何在呢?筆者在閱讀該書時,《佛法真義》第一冊封面



星雲大師一筆字〈中道〉

上作為背景的「中道」二字,以及扉頁星雲大師親筆題寫的「中道生活」四字,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在隨後的閱讀過程中,也不時地思考「中道」與《佛法真義》一書的內在連繫。

如果說,《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一著主要是從歷史角度, 縱向地闡述人間佛教思想的發展脈絡,並將人間佛教的旨趣直指佛 陀本懷;那麼《佛法真義》則是從理(佛法義理)、事(佛門制度 及行事)等方面,橫向地辨析闡釋佛法的人間性,並將佛法義理還 原為佛陀所倡導的「中道」生活。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中道生活與人間佛教——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一、中道是佛教之根本立場

星雲大師在《佛法真義》中,對中國佛教三論宗所倡導的「中道」思想似乎情有獨鍾。大師在〈自序〉中明確指出:「在中國佛教裡,只有歷代禪師還有一些正見、還有一些佛法,其他像三論宗真正佛法的『緣起中道』,反而少人去研究、宣說了。所謂『正道不昌,邪教橫行』,所以,不得不用這一本小書,來提供大家作一點另類的思考。」「中國佛教八宗(禪宗、三論宗、唯識宗、天台宗、華嚴宗、淨土宗、密宗、律宗)之中,除禪宗以外,星雲大師為何獨提三論宗,還特別強調「少人研究、宣說」的三論宗的主張是「真正佛法的緣起中道」?個人認為,上述說法除表明目前佛教界學界有關三論宗研究的欠缺與不足這一現狀以外,星雲大師意在強調「中道」思想的重要價值和「中道生活」的現實意義。

那麼何謂中道?「中道」梵語為 madhyamā-pratipad,即離開極端、邪執之二邊,不偏於任何一方之中正之道或觀點、方法。作為佛法的核心要義,中道是佛教之根本立場,無論大、小二乘佛教,還是印度佛教、中國佛教,無不重視中道。就中國佛教各宗來說,丁福保在《佛學大辭典》「中道」條曾這樣說,中國佛教各宗無不以「中道」表示其教理之核心,「法相以唯識為中道,三論以八不為中道,天臺以實相為中道,華嚴以法界為中道」。2不過相對而言,三論宗是以諸法緣起性空的「中道實相」說為其中心理論,其「中道」思想的理論特色無疑更為鮮明突出。

在《佛法真義》一書中,星雲大師還撰有〈中道〉一文,對佛

^{1.} 星雲大師:〈自序〉,《佛法真義1》,高雄:佛光文化,2018年9月,頁30。

^{2.}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中道」條。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人向作祉》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一期

法的「中道」之概念作了比較完整的詮釋。他指出:

世間法都是對待的,善和惡、是和非、好和壞、事和理,甚至於對與錯、難與易、高與低、大與小、男與女等等。 佛法就不同了,佛法不講對立,講究中道。中道,是超越 有無、增減、善惡、愛憎等二邊的極端,但是,中道並非 折中之道或中庸之道,而是以般若智慧來調和事理,融和 有無,以便趨向解脫之道。3

接著,星雲大師還敘述了曾是琴師的佛陀弟子二十億耳出家後急於求成、欲速則不達的情況,佛陀以「彈琴時琴弦太緊了會斷,太鬆了則沒有聲音」為例,告誡他說:「太緊太鬆都彈不成調,唯有急緩得中,才能彈出美妙的聲音;修行也是如此,過分急躁或是



彈琴時,琴弦太緊太鬆都彈不成調,唯有急緩得中,才能彈出美妙的聲音。

^{3.} 星雲大師:〈中道〉,《佛法真義1》,頁79。

佛光山人向佈衣研究院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中道生活與人間佛教——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懈怠,都不是正常之道。」4

實際上,作為佛法要義的「中道」觀念,其思想內涵十分豐富:中道既有哲學層面所說的一切存在之本體(諸法實相)的含義,其所指乃是融合空與有、性相於一體的「中道實相」;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中道更是指中觀的般若智慧。作為指導眾生修行的依據和標準即「中道觀」,其所指向的乃是一種智慧的生活即「中道生活」。佛法的中道,是空與有、常與變、性與相、究竟與方便、煩惱與菩提、立與破的有機統一。

二、中道乃「諸法實相」

就哲學維度(存在論)來說,「中道觀」所揭示的一切法「緣 起性空」,是「非空非有」的「畢竟空」,是空有不二的「真空妙 有」。佛法所揭示的「諸法實相」,是「性與相」的融合,「空與有」 的統一,是為「中道實相」。

在中國佛教諸宗中,以中觀三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為經典依據而成立的三論宗,又稱「中觀宗」,其基本思想正是為了遣去「生滅」、「常斷」、「一異」、「來去」等諸種對待,故稱「八不中道」。《中論‧觀四諦品》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

正是「空」成就了萬「有」,「空」也不能離開萬「有」之外單獨存在,故此,「空」只能通過「有」方能得以顯現。然而,「像佛法裡一個『空』字,千百年來,讓社會上的人士認為佛教『四大皆空』,就是空空如也,什麼都不要,什麼都沒有了」,在星雲大

^{4.} 同註3,頁80。

佛先山 人向佈衣 研究院

《人角作祉》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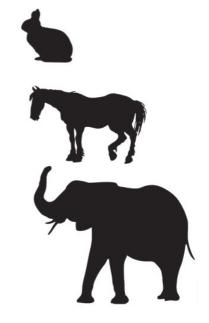
師看來,這是對佛法歪曲認知的「斷滅見」。5 正如大師所說:

事實上,「空」不是沒有才叫空,反而「空」了才能讓我 們「擁有」。所以「空」並不是「沒有」,空是「無」,「無」 就是無量無邊、無窮無盡,「空」的「容量」無限。6

作為佛法之要義,佛陀宣說的「緣起性空」、「空有不二」的 「中道」,是內在於萬法(存在)本身的「諸法實相」,「中道實相」 乃佛陀之發現,而非佛陀之發明,所謂「法爾如是」,即「如其所 是」地呈現萬法之「法身」。因此,作為佛法核心教義的「中道實 相」,自當年佛陀宣說以來,

就一直未曾有過改變,也不會 有改變。正如《心經》中所說, 這一「諸法空相」,「不生不 滅,不增不減」。然而,從歷 史和現實的立場上來看, 佛法 並非遺世獨立的空中樓閣,而 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 文化背景下,呈現出不同的理 論形態。

諸佛世尊「以一大事因 緣」故出現於世,即「欲令眾 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 然而眾生的根機卻不盡相同, 三獸渡河,水無深淺,跡有深淺。



^{5.} 星雲大師:〈自序〉,《佛法真義1》,頁19。

^{6.} 星雲大師:〈空〉,《佛法真義 1》,頁 69。

佛光山 人向桥板 研究院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中道生活與人間佛教——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甚至千差萬別。星雲大師常引用經典上的一個比喻說:「三獸渡河,水無深淺,跡有深淺;三鳥飛空,空無遠近,跡有遠近。」⁷所謂「水無深淺」、「空無遠近」,是指「水」、「空」的「中道實相」;所謂「跡」有遠近、深淺,是對「三獸」、「三鳥」來說,「水」、「空」有深淺、遠近之不同。故佛法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區,為因應不同的大眾的種種煩惱,而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和分別。也就是說,歷史地看佛教又一直處在變遷之中。如所謂大、小乘佛教,南北傳佛教,中、印、日佛教等等。從佛教哲學的角度來看,所謂「空有之爭」也一直沒有停止過,中國佛教內亦有所謂「八宗」之別。

上述種種「佛教」,雖然同為佛教但又表現不盡相同。實際上,所謂「空有之爭」、宗派之見的實質,並不是在諸法「中道實相」層面的差異,更多的是佛法在因應眾生根機不同、面對不同眾生的種種煩惱而在對治方法上的差別。這體現了佛法之「對治義」、「方法義」。為表明此義,三論宗還立「真、俗」二諦以方便為眾生說法:「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

真諦,又作勝義諦、第一義諦,即出世間之真理;俗諦,又 作世諦,即世間之真理。有、空是相對的假名,真、俗二諦原本 亦是不二的,只是因為眾生根機不同,為方便說法而有真、俗二 諦之安立。因此,嚴格意義上來說,稱「三論宗」為「空宗」實有 不妥。

^{7.} 同註 5, 頁 17。

^{8. 《}中論·觀四諦品》。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n

《人向作祉》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一期

三、人間佛教的中道生活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當年,佛陀出家修行並在菩提樹下體悟佛法真諦,佛陀悟道之目的並非只是為了建構一套佛法思想體系,而是旨在度脫眾生的煩惱、使其覺悟成佛。因此,佛法從一開始就沒有脫離世間,世間法與出世間法,是打成一片的。

由此可見,佛法的中道思想並不止於一種理念、思想理論,而 更是一種須落實到世間生活之中的般若智慧。正如星雲大師在〈中 道〉一文中所說:「中道的思想,是空有融和的智慧,可以直接契 入世間實相。有中道的般若智慧,就能在現世生活中幸福快樂。」。 中道思想有體有用,是體用不二的:其以「中道實相」為體,而以 「中道生活」為用;若能以中觀的般若智慧融入世間生活,則不僅 可以提升眾生福祉,進而則可解脫煩惱,增進智慧,覺悟成佛。星 雲大師畢生弘傳的「人間佛教」所倡導的人間生活,也正是在佛法 指導下的合乎「中道」原則的智慧生活。

那麼,人間佛教的「中道生活」該是怎麼樣的一種生活呢?誠然佛教講「苦諦」,「有所謂二苦、三苦、四苦、八苦、無量諸苦」等說法,這容易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佛教提倡苦行,反對享受人生,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當年佛陀出家後曾經六年苦行,結果一無所獲。佛陀正是在放棄了「苦行」,並接受了牧羊女的乳糜供養後,最終方在菩提樹下證道的。不過另一方面,「苦行」對於佛陀的開悟有沒有幫助呢?答案是肯定的,「一定有幫助。只是當時佛陀認為苦行不究竟,只是過程」。10

^{9.} 星雲大師:〈中道〉,《佛法真義1》,頁80。

^{10.} 星雲大師:〈苦行的意義〉,《佛法真義1》,頁 294。

佛先山人向桥板研究院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中道生活與人間佛教——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苦,是一種力量,也是一種磨鍊。

正是鑑於社會上一部分人對佛教「苦諦」的消極理解,星雲大師強調「苦對人生有更為積極的意義。人要能接受苦,才能成長,不能吃得苦中苦,哪能做人上人?」"因此,佛教所反對的是外道的盲目的極端苦行,但同時又認為「修行苦行需要有智慧……才能成為助道的資糧」。"這個「智慧」就是中道的般若智慧,佛教中道智慧所倡導的人生態度,應是一種離開苦樂二邊、「非苦非樂」的中道生活。

不過,在對待人生種種欲望的態度上,人間佛教的「中道生活」既不主張禁欲主義,更反對縱情肆欲,而是主張「少欲知足」,強

^{11.} 星雲大師:〈苦〉,《佛法真義1》,頁65。

^{12.} 同註 10。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n

《人角佈祉》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一期

調「愛欲的昇華」。人生在世,有「所謂財色名食睡五欲;五欲沒有,那人生的生命又寄託在哪裡呢?人生又怎麼能活著呢?所以欲是生存、欲是生活、欲是希望、欲有未來……」。¹³ 在此,星雲大師首先肯定了欲望是人生生存的必要前提,然而,「欲有好,有不好;有善法欲,有染汙欲」,¹⁴「善法欲要增上,染汙欲要減少」。¹⁵ 人之所以不同於禽獸,就是在於人懂得知恥,就是對欲要有節制。星雲大師進而提出,要努力實現「愛欲的昇華」。

如何實現愛欲的昇華,星雲大師也在文中給我們提示了如下若干「處理之道」:一、讓愛欲昇華成為慈悲;二、愛欲可以代替(如以求知欲代替情欲);三、用思想、意念,化解情欲、愛欲;四、用勞動服務,可以減少欲望;五、用唱歌、投身大眾活動化解愛欲;六、用正念對治邪念、染汗等等。¹⁶

人間佛教是人間生活的佛教。在現代社會,政治生活無處不在,是現代人社會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那麼佛教徒對於政治,究竟是應該積極參與,還是消極觀望呢?星雲大師贊成現代佛教改革領袖、現代人間佛教思潮的開創者太虛大師的「問政不干治」立場和觀點,認為這一看法「可以說是最為客觀中肯、最具有智慧的見解」。¹⁷

星雲大師還引歷史上東晉道安大師所說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主張,以及梁寶誌禪師、唐賢首法藏、隋智者大師、唐清

^{13.} 星雲大師:〈愛欲的昇華〉,《佛法真義1》,頁 296。

^{14.} 同註 13, 頁 295。

^{15.} 同註 13。

^{16.} 同註 13。

^{17.} 星雲大師:〈佛教與政治〉,《佛法真義 2》,高雄:佛光文化,2018年9月, 頁 226。

佛先山人向佈衣研究院

中道生活與人間佛教——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凉澄觀、清玉琳通琇等高僧都曾受封為國師的事例,這些大師可以 說都是「問政不干治」的典範,「因此,佛教自古以來與政治都不 是對立的,所有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佛教從不參與,哪一個帝王當 家作主,佛教就擁護誰,協助維護社會道德,淨化人民心靈,促進 社會秩序,改良社會風氣,佛教實際上對政治是有幫助的」。18 太 虚大師、星雲大師「問政不干治」的立場和態度,無疑正是人間佛 教的中道智慧在佛教與政治關係上的具體體現。

當代世界是一個文化多元共存的時代,全球化更是彰顯了多樣 性共存的事實,不同價值觀之間的衝突也日益加劇。在這樣的大背 景之下,人類社會的未來出路何在?人間佛教的中道生活或許可以 給我們提供有益的啟示。誠如星雲大師所說:

人間佛教有擁有的生活,也有空無的生活;有群居的生活, 也有獨處的生活。如能把世間所有的一切都調和起來,過 著中道的生活,思想不要偏激,不要走極端,不要用二分 法,用圆融才能中道。中道,世間才會太平;中道,世間 才沒有紛爭;中道,人生才能有樂趣;中道,才有美好的 生活。¹⁹



^{18.} 同註 17, 頁 227。

^{19.} 星雲大師:〈中道〉,《佛法真義1》,頁81。